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Theses on English Literature*

杨东升 著

谛听心灵

——英美文学史随笔及
作品赏析



谛 听 心 灵

——英美文学史随笔及作品赏析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Theses on
English Literature

杨东升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内容涵盖英美文学史随笔和作品赏析两个方面，其中融汇了作者对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理论的随想与感思，也不乏对于英美名家、名作独到的鉴赏与领悟。

责任编辑：殷亚敏

装帧设计：张小力

责任校对：韩秀天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谛听心灵——英美文学史随笔及作品赏析 / 杨东升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5

ISBN 978-7-5130-0353-7

I. ①谛… II. ①杨… III. ①文学史—英国—文集②文学史—美国—文集 IV. ①I561.09—53②I71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3769 号

谛听心灵

——英美文学史随笔及作品赏析

杨东升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26

责编邮箱：yinyamin@cnipr.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25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201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283 千字

定 价：28.00 元

ISBN 978-7-5130-0353-7/I·130(3310)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杨东升，1971 年生，山西省宁武县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从事英美文学教学与研究，曾发表《死亡与永生的悖论》《魔性·人性·神性》《个人是宇宙的中心》《呼啸山庄》悲剧艺术探析、《叶芝的心路历程》《爱伦·坡：黑暗中的狂奔者》等论文多篇。

自序

从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入手，美国当代文艺学家 M. H.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一书中详尽阐释了“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等艺术手法或写作风格，然而作品的表现手法与作品表现题材的难以割裂一直是文学欣赏无法回避的问题。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著名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一诗，一般的解释是将这首诗的写作与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相联系，认为雪莱借对西风的描绘表达了对摧枯拉朽之革命力量的赞颂。但如果抛开政治层面的背景，我们从西风的呼啸中听到的岂不是向往自由，“在歌声中翱翔，在翱翔中歌吟”^①的云雀的歌声吗？看到的难道不是自由翱翔于天空，变化多端的云朵吗？《我是大地和水的女儿，也是天空的养子，我往来于海洋、陆地的一切孔隙——，我变化，但是不死》。（江枫译）。抛开作者的躁动不安和昂扬个性，季节轮换之中不可抗拒的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以及大自然中蕴涵的破坏与创造的激情或许才是诗人赞颂的对象。从政治的角度看，《西风颂》无疑符合“适用说”，从作者的角度看，它是“表现说”的范例，从自然角度看，《西风颂》是对于大自然的客观言说。

事实上，艾布拉姆斯对文类所做的划分的并不仅仅在于对文学创作手法做简单归类，更重要的是为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提供了

^① 原文为：And singing still dost soar, and soaring ever singest. (To a Skylark)

多维的角度和参照系，即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观念：“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个因素，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①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观念使得现代西方批评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了可以辨认的痕迹：以作品所反映的外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历史中心论、以作者原意为理解作品意义的根本依据的作者中心论、通过文本自身去理解作品意义的文本中心论、以读者的创造性理解为作品意义产生的主要根源的读者中心论。

在《镜与灯》一书的“序言”中艾布拉姆斯指出：“本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则把心灵比作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前者概括了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后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关于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②的确，正是在心灵与世界、主观与客观惊心动魄的纠结与缠绵中，不仅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激情与想象，现实主义文学的厚重与坚实，也产生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荒诞与撕裂。

在时间的长河中，人类在远古的洪荒中忍受着身体的辛苦，也经历着心灵的痛楚。物质的有限在人类无限的贪婪中膨胀，在权力

^① M. 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② 见《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作者序言。

的争夺中扩张、冲突、争斗、甚至战争在剥夺着人类的生命和对生命应有的良知。然而，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冥想也使哲思着的人将自己从物质的世界中分离出来。对自然事物的反观、对人生价值的追问使人类诉诸于信仰和理性，而信仰的分歧，理性的殊异在一次次碰撞中升级，浸染了鲜血和残暴的人类文明就这样在时间的流逝中存活下来。无论悲剧的人生还是诗意的人生，终于化作厚厚的文学，记载了历史，也记载了人生与社会，更记载了心灵的无尽索思。

作为诉诸英语语言的产物，英美文学是英美民族文化意识长期积淀的产物，是整个欧洲国家思维和智性的反映，也是英美作家个体情感和心理的折射。面对丰富而复杂的英美文学这一话题，我们不得不回首遥远的西方历史积淀，穿透厚实的西方文化壁垒，又不得不拿起各式各样的文学理论武器，向着已成为历史的文学未知领域冲锋陷阵。然而，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更需要唤醒沉睡的心灵和已经麻木不堪的身体，去找回已经遗失或将要遗失的记忆。

从文学赏析的角度看，一部文学作品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阐释。在 21 世纪的今天，文学理论将久久蕴积的力量释放出来，将哲学的智慧、语言学的精致、心理学的深刻、文化学的博大都带到了解读的前沿。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理论的构建中继续前进，也在学者们不断的解读实践中滋生着新的灵感。兴起于当代的读者批评理论将阐释学发挥到了极致，不同的读者、同一读者的若干次阅读都无法穷尽一部作品的意义。以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一部作品有的只是不确定的意义，或者说是纯粹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而已。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本来就是互相决定的，所谓“语言的牢笼”已将人的认识能力限制到无法言说的境地。

《无言之美》是一篇美学散论，朱光潜先生从美术作品、文学作品、音乐、戏剧、雕塑等诸方面广泛举证，得出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既然文学并非作者言说的全部，它也必然不是读者理解与体验的全部，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也就成为通往“真理

之峰”的一个不可企及的相对，也正因为它的无法企及，文学读者便不再畏惧将自己的阅读体验藏于内心或诉诸笔端。

丹麦作家、诗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的童话故事以其质朴与真诚激发着读者无限的想象、打动着无数读者的心灵。在想象中我们同卖火柴的小女孩一起插亮一支支闪耀着光亮的火柴，在寒冷中体验那温暖的极致，享受烤炉上的美味，毫无痛苦的步入极乐极美的殿堂；在谎言的喧嚣声中我们同那个不知名的孩子耐心等待着最后的出场，亮出寒光闪闪的利剑，刺穿那无数虚伪谎言组成的厚实坚冰，言说着真的至理。

亚里斯多德所言“诗比历史更真实”是意味深长的。比历史更真实的是人的思考，在历史事实中思考，也在语言的相对自由中思考，才能架起通往相对真实的桥梁。对历史的逃避会使我们恐惧身体的萎缩，对语言的漠视会使我们承受心灵的跌落。面对这一两难的困境，我们无法再次选择逃避，因为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就已处在了遗忘的边缘。

目 录

自序	1
文史随笔	1
命运与反叛	6
从火到光的嬗变	34
火与冰的洗礼	44
人性的舞台	60
浴血的清教	80
启蒙的曙光	89
追思人生的诗意	98
人性的批判	109
心灵的荒原	118
作品赏析	131
死亡与永生的悖论	141
——《死神莫骄傲》赏析	
通向死亡的人生	148
叶芝的心路历程	163

个人是宇宙的中心	173
——爱默生《自助》的互文解读	
《呼啸山庄》悲剧艺术探析	187
爱伦·坡：黑暗中的狂奔者	200
魔性·人性·神性	214
——评《贝奥武夫》的两个电影版本	
反讽世界的象征化再现	223
——评《无名的裘德》	
选择的自由	294
虚无也是一股生命的力量	303
——读《老人与海》有感	
参考文献	309
后记	316

文史随笔

人类的残忍，贪婪、粗鲁盛行的日子，公理与法律遭到遗忘的时代，人类犹如置身一片汪洋之中。神的愤怒是对人类的警戒与惩罚，从潘多拉的盒子飘出的不和与战争、瘟疫与疾病、偷窃与暴力、悲哀与忧虑将人类置于悲惨的境界，只留下藏于心中的希望。

如果说，赫拉克利特的每句话都宣示了真理的骄傲和庄严，但那是用直觉把握的真理，而不是靠逻辑的引线攀援的真理；如果说，他在西比尔式的迷狂中观照而非窥望，领悟而非谋虑，那么，在他的同时代人巴门尼德身上，则有一个相反的形象和他并肩而立，同样也是真理先知类型的人，不过仿佛是用冰而不是用火造就，向周围闪射着刺人的寒光。^①

无论是直觉还是逻辑，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无论是火一般的启示还是冰一般的透彻，统一于万物之灵的人，在渺渺世界中追逐着真理的步伐、探幽美的境界。

无论是象征理性的日神精神还是象征生命冲动的酒神精神，无论是狄奥尼索斯的狂欢、陶醉、迷狂与自由，还是阿波罗的光明，秩序，节制和理性，最终统一于希腊艺术之“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②

阿波罗驾着太阳马车去追逐他心爱的姑娘达芙涅，却因为丘比

^① 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周国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② 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温克尔曼认为古希腊雕刻充满古希腊人民的激情，但是又克制、理性，是造型艺术之美的最高境界。

特的一个小小的玩笑，而与爱失之交臂，月桂树枝叶做成的桂冠从此记述了这个令人遗憾的爱情传奇。狄奥尼索斯这位生性豪饮的酒神也不得不在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希腊神话中冥界的王后）^❶ 的洞府中休眠一年才能再次畅饮生命的美酒，生命的死亡岂不是生命的新生。

生命虽然流逝，然而，太阳马车依然载着阿波罗每日穿梭在天际间；时光纵使疾驰，冥府幽暗深处的沉睡之人却注定还将跨入狂欢的盛宴。

阿波罗式的信仰、奥尔弗斯宗教；音乐的主神、竖琴的发明者；泰勒斯的哲学、柏拉图的理念；酒神的癫狂、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述说着希腊精神的宏伟与秀丽，沉静与张扬。平衡在未来的岁月中不断被打破，又在打破中弥合，如同太极图中的阴阳，中心若有若无，却又无处不在，记录了西方文明的苦难与欢乐。

火热的沙漠中巨大的鸵鸟将头抬得很低，却将生存的警戒提到了最高，构造特别的脚趾使它们能够抵御灼热的沙流而奔跑如飞。在约旦的沙漠，赤脚的耶稣经历了四十天的斗转星移，击退了心魔的一次次诱惑，缓步走出沙漠，带着从未有过的喜乐与平静。

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加利利，从此这位一身洁白长袍的年轻人将爱的福音传达出来，无数像虫豸一样被践踏、被藐视的人，在他的话语中找到了生命的价值。无数心地善良的人们，更在他的话语中找到了爱的意义。

爱不是一个简单的词。它是永恒的忍耐，永恒的守候。永恒只属于上帝。人是脆弱的，人是短暂的。他们只能走在一个没有尽头的路上，踏过尸山血海，走过满地荆棘。爱永远在前方。

逾越节的前夜，鲜红如血的葡萄酒在十二位门徒间传递，橄榄山脚下的客西马尼果园漫长的等待，等到的是令人窒息的犹大之

❶ 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温克尔曼认为古希腊雕刻充满古希腊人民的激情，但是又克制、理性，是造型艺术之美的最高境界。

吻。被罗马士兵带走的耶稣，遭受了法利塞人（Pharisees）^①的侮辱与拷打与不公正的罗马法律的审判，在皮鞭的抽打声中，浑身是血的基督戴着荆棘头盔，将沉重的十字架背负，穿越骷髅地，忍受穿过掌心的铁钉钻心的痛，在十字架上穿越死亡、通向永恒。

在一次次征战中罗马帝国的生命因鲜血而强壮，因杀戮而辉煌，帝国辽阔的版图在一次次权力变更中一度扩展。但一个没有灵魂的生命体，注定要在奢靡腐化中日渐衰落下来。在异教民族无数次的冲锋与攻陷中，古罗马宏伟的建筑最终化为了一片废墟，而在这些废墟之上，那一幢幢高耸入云的基督教堂却存活下来，浸染了鲜血的十字架连接了尘世与天堂，也接续着过去与现在。

基督的精神和灵魂却已在血泊中得以延伸，使世人在时间的河流中以信仰来洗刷罪的痕迹，使无辜者凭着生命的意志抗击着黑暗的异教迫害，又在怀疑中孕育着哪怕是血雨腥风的宗教革新。

伴随着远古神话的消解和希腊文明的式微，人类穿越了漫长的探索历程，宗教的信仰在流光的岁月中一次又一次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推向思考的边缘。而人性中这个永久的悖论——对宗教彼岸世界的渴望与对尘世此岸世界的执着，却始终是人类前进中无法同时踏上来的两块垫脚石。

在意大利一股人文主义的热风穿过高耸的教堂尖顶，将山川的气息带进每一个人的鼻孔。它重新诠释了生命的尊严，打开了人与神的对话之路。人文主义歌颂世俗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肯定“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人的思想、情感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空前的高涨；科学的脚步踏上征途，教育的中心关注个性，欧洲的天空从沉寂的暗色里空前的亮丽起来。

人体之美得到空前的赞颂，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意大利的画坛巨匠们将神的荣光拉到了万物之灵，在宗教故事为主题的绘画、雕塑中展现的是活生生的普通人的场景。圣经在人文主义者对古典研究兴趣下划破了语言的壁垒，在圣经成为普及读物的

^① 法利塞人是耶稣时代犹太宗教里的一派。

机缘下，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

笛卡儿、培根的科学精神在牛顿那儿开花结果，一只苹果的偶然落地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理性的力量被寄予了全能的使命，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法则，甚至世俗的幸福都是理性的探索范围。从人文主义者手里接过反封建、反教会的旗帜，启蒙思想家发出对理性的召唤与呐喊，人性的辉煌在与自然争锋中再度彰显。人是政治的动物，也是政治压迫的动物，“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呼声如滔天巨浪冲击着虚无的生命之网，希腊先哲的探索精神如今已走进了千家万户。

然而，法国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却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正如恩格斯所言：“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法国革命的后果以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普遍感到失望的一种反映。对浪漫主义诗人而言，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对自由与革命的向往伴随着启蒙思想家“理性王国”的渐次坍塌而逐渐平息下来。无论华兹华斯的田园叹惋、雪莱的自由高歌，拜伦的英雄梦想都已化为济慈希腊古瓮上的唯美雕刻。

封建社会的崩溃、资本主义的兴起、农奴制的暴虐、资本剥削的残酷已广泛地触及 19 世纪的西欧，有着强烈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将这一切勾勒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悲惨图画，披露着下层边缘人物社会生存的本真样态，戳穿伪饰现状的意识形态。雷内·韦勒克 (Rene Wellek, 1903~1995) 从现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文学史背景来诠释现实主义的涵义：“它排斥虚无缥缈的幻想、排斥神话故事、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排除纯粹的抽象与雕饰，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虚构，不需要神话故事，不需要梦幻

世界。”①

物质的欲望空前地疯狂起来，将现实主义的深刻与呼号远远抛在其后，历史进入了机器的时代。工业文明这只巨手深深的划伤了现代人的脸庞，犹如庞德笔下“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②在工业文明机械化的进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满目疮痍而西方现代文明整体崩溃的图景下，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这位 21 世纪英国最独特和最有争议的作家，执着于对血肉之躯的书写，试图唤回机械文明前景下人类个体与群体日渐枯竭的生命能量，为探索人类走出人性荒原而殚精竭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的心理创痛已无法以再现生活的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生活的事实在战争的烟云过后已是千疮百孔，唯一的真实只留下瞬息万变的心理真实。海明威的一语双关着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告别了武器，告别了爱人的臂弯，其中的伤痛即使硬汉又何以能担当得起。变形的人物，荒诞的故事，绝望的主题成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无可奈何的选择，就连幽默都成为黑色的呻吟。面对荒诞的世界，远古的诸神与基督的精神已显得遥远而不可及。对荒原的救赎，对戈多的等待已成为现代精神无法拾起的沉重。

① 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0~231 页。

② 杜运燮译《在一个地铁车站》，原文为：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Ezra Pound;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

命运与反叛

6

在古代世界的所有民族中，其文化最能鲜明地反映出西方精神的楷模者是希腊人。没有其他民族曾对自由，至少为其本身，有过如此炽烈的热心，或对人类成就的高洁，有过如此坚定的信仰。希腊人赞美说，人是宇宙中最了不起的创造物，他们不肯屈从祭司或暴君的指令，甚至拒绝在神祇面前低声下气。他们的态度基本上是非宗教性和理性主义的。他们赞扬自由探索的精神，使知识高于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发展到了古代世界所必然要达到的最高阶段。^❶

当古代世界的各条知识之流都在希腊汇合起来，当古典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从古老巫术和原始献祭仪式中脱胎而出并活跃于荷马（Homer，约前9世纪～前8世纪）和赫西阿德（Hesiod，约前8～7世纪）笔端之时，希腊神话就成为奠定希腊文明大厦的那块最底层的基石。

一、缪斯女神的歌声

体系庞大的希腊神谱是令人惊叹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Theogony）从赫利孔（Helicon）^❷的九位缪斯女神不朽的

❶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浦·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8页。

❷ 希腊神话中文艺女神缪斯居住的地方。

歌声开始：

*With the Heliconian Muses let us start
Our song : they hold the great and holy mount
Of Helicon , and on their delicate feet
They dance around the darkly bubbling spring
And round the altar of the mighty Zeus.
They wash their soft skin in the horse's spring
Or in Permessus or Olmeius , then
Dance , fair and graceful , on the mountain top
And whirl their feet about . Then they rise up
Wrapt in a mist , and go at night , to hymn
With lovely voices , aegis - bearing Zeus ,
And lady Hera of Argos , she who goes
On golden sandals , and the maid , grey - eyed
Athena , daughter of aegis - bearing Zeus ;
Phoebus Apollo , Artemis , who delights
In arrows , and Poseidon , he who shakes ,
The earth and holds it , Themis revered ,
And Aphrodite , flirting with her eyes ,
Gold - crowned Hebe , fair Dione , then
Leto and crooked Cronus , Iapetos ,
Eos , great Helios , bright Selene ,
Gaia and mighty Ocean , and at last
Black Night and all the other immortal godst
Who live forever , all that holy race . ①*

① Hesiod, Theogony and Works and Days, Penguin Books Ltd. 1973. p. 23.